



2023年4月16日

星期日

中共衡阳市委员会主管
中共衡阳市委员会主办

文化周刊

CULTURE WEEKLY



邓郁之：南岳灵应峰上成大道

■廖和平



灵应峰曹家坳瀑布。（资料图）

南岳七十二峰之灵应峰，是湘潭县石鼓镇和双峰县井字街交界处的昌山之主峰，海拔高度755.1米，也称为“锦鳌峰”，其意为壮盛秀美之山。巍峨峻峭，气势磅礴，有“湘潭县的西藏”之称。登上昌山，可以领略到湘潭县、湘乡、衡山与双峰四座县城之风采。

昌山是由一排山脊相连的十余座山峰组成，俨然一道天然屏障，因此又称“一字大脊”。山北陡峭，从安乐村石龙口和塔山冲各有“之”字羊肠山道迂曲通顶；山南逶迤数里，延伸至蒋市街镇境内；西面与铜梁大山仅一溪之隔；东南与南岳遥相对峙，好像在与南岳试比高。民间则把南岳与昌山称之为“姊妹山”，且有“南岳姐，昌山妹”的传说。灵应峰如众星捧月般屹立其上。

宋·陈田夫《南岳总胜集》之“灵应峰”云：

“昔邓郁之，字元达，南阳新野人。有祛邪、馘毒、治病之符印，救无不愈。因采药夜宿石穴，梦神人曰：‘汝有功，将徵召，宜应时，众仙候汝。’觉而惊喜。于天监初台司奏，少微星见长沙。分敕监军采访，诏之。后炼丹成，而迁前洞（指南岳九仙宫）。果众真会而迎之同升。周静真因立名也。”

新编《南岳志·僧道篇》载：邓郁之，字玄寂，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据说，他在南岳紫盖峰、灵应峰处修道时，偶遇一道人传授以金鼎火符之术。后来，他就以炼丹出名，连刘宋的苍梧王也求他炼丹，宋元徽中（475年），诏于岳麓山建上、中、下三道观给他炼制。因此，邓郁之应属于道家“丹鼎派”。

南岳“九仙”之一的邓郁之，被称“新野先生”，他在岳麓山为宋苍梧王炼丹成后，于天监初（502年）年迁紫盖峰九仙宫，天监十八年（519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九仙宫羽化。人们说他是跌坐飞升，因而传说他足在飞升石上被前面八位高真迎去。三百年后，唐明皇亲书赐额邓郁之修真的官观为“紫盖峰石坛九仙宫”，特意标出这个飞升石坛来。宋徽宗赐号邓郁之为“超真集妙真人”。

明万历监察御史李峋在巡按湖广时，与巡按副使东阳卢仲田、彭县边维坦同游南岳，后作《南岳七十

二峰歌》曰：“观音灵应佛”。清代文人李杞柳也作《南岳七十二峰歌》曰：“灵应弥陀驾鹤黄”。而清雍正文人易贞吉则作《南岳七十二峰赋》曰：“灵应瑞应之幻诞”。当代诗人丁欣作《灵应峰》诗云：

嘘吸澄虚临紫霄，朝来云漫满周遭。

峰尖浮在霞尖上，化作跟班小锦鳌。

锦鳌峰自古誉为“昌山之秀”，它云雾蒸腾，各种奇特峰峦分列于左右。以锦鳌峰为主，形成“昌山九景”。即东北有仙女峰，峰巅建雷祖庙，用花岗岩条石筑成，虽历经沧桑，仍完整无损。庙进深3米余，宽2米余。庙前地势平坦，芳草萋萋，可容纳千余游客。峰东有观音寨，又名观音大排。西面有一大脊，长约1里。脊西石壁耸立如鹰嘴，高数百丈，草木不生，人称“鹰嘴石”，又名“太公钓鱼”。其上约300米处，有一石岩，称“七星岩”，亦名“七星槽”。岩下约500米处有青龙庵。过坳即北斗蛇。鹰嘴石西南有3座山峰，合称“三碗斋饭”，西面有香炉寨。清光绪年间四川提学使、书法家赵启霖（1859—1935年）缀合各景题联曰：

仙女拜观音，手捧香炉，头顶三碗斋饭；

太公钓锦鳌，身骑青龙，脚踏北斗七星。

此联对仗工整，恰到好处。在峰北，过去有定海寺。从峰下泉塘沿青石板路而上，转36道弯，就可抵达。寺是明末僧竹浪所建。清光绪年间四川提学使赵启霖曾捐款修葺。1947年，以陆军少将汤培根为首，又捐资扩建成两进一殿、重檐斗拱、雕梁画栋之宏伟建筑。内有大钟一座，高约2米。寺门横匾曰：“定海寺”。两旁联曰：“定能而能静；海不扬波”。寺内横匾曰：“霖雨苍生”。

登上锦鳌峰，山风送来清雅花香，一簇簇火红的杜鹃在满目青翠中露出点点红晕。极目远眺，湘潭、湘乡、双峰三县（市）的风光尽收眼底，村舍依山傍水而建，农田纵横，大小湖泊连连，“一览众山小”的磅礴气势油然而生。唐江初有《锦鳌峰怀古》诗云：

乍享天风老汗收，登临绝巘立鳌头。

关山海功难许，鼎定衡阳梦不休。

竹浪有心歌楚些，莺声无处散殷忧。

王旗变幻终何益，钟磬依稀向佛求。

昌山是一座“瑞山”，一座吉祥之山。据清《湘潭县志》载：“宋庆元二年，湖湘粒米翔贵，郊郭间无不艰食。湘潭境内有昌山，周回40公里，中多筱，环而居者千室，寻常于竹取给焉。或捣为纸，或售其骨，或作笔，或造鞋，其品不一，而不留意耕稼。先是乙卯岁，连山之竹皆开花，花谢而结实如麦粒。而居人以长篠击竹杪，取治之如稻谷，每一石得米五斗，或四斗。其炊法和以梗米十之一，沃为汤，其香全与粳同，民赖以济。至贩鬻于县市，远近百里皆取之，谷价为平。”“嘉庆初，竹花复实。”

在昌山和铜梁大山之间的峡谷地带有一条“湘军古道”，全长约30公里，系晚清重臣曾国藩秘密派人所建，据说古道当时每3.5公里一个驿站，为过往山民免费提供食物和饮用水，是一条密道。古道沿溪流直上顶峰村，翻过垭口后右切下山往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最后到达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这条古道是曾国藩出山和从外地回乡的必经之路，故又被称为“曾国藩石板路”“曾国藩栈道”“曾国藩官道”。曾国藩之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有《咏铜梁山》诗云：

连山壁立亘铜梁，屏障萦回百里长。

隔树群峰排鸟翅，插天磴道诎羊肠。

春深野草出无际，泉近高田早不荒。

浩荡晴空云雾尽，忽看衡岳出苍茫。

丽日蓝天下，沿山间古道蜿蜒前行，时而跌入峡谷，时而隐没在山草丛林。如今，湘军古道更多地成为了历史过往的风景。2012年修筑的盘山公路给山里带来了全新的活力。江苏溧阳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溧阳诗社社长马建华有《灵应峰》诗云：

佛寺幽深似海，金炉烟火养灵鳌。

芸芸众里常低首，伟岸岂看形貌高？

灵应峰拔地而起，傲然矗立在湘中大地，深情地俯视着身边的这片土地。2022年6月，由湖南汇创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的石鼓昌山风电项目全部机组并网发电，形成一道独特风景，宛如仙境。

徐灵期：首倡南岳七十二峰

■廖和平

徐灵期（？—474年），南朝刘宋时吴郡（今江苏宜兴）人。“南岳九仙”之一。晋安帝隆安五年（402年），拜著名道家葛洪（《抱朴子》作者）之堂孙葛巢甫为师，学《灵宝经》。

徐灵期在道家本身学说上虽没有太多创见性的作品，仅是一个经箓派信徒，但文学上却有传世之作，这就是他在南岳衡山上清宫修持15年，所著的《衡山记》（亦名《衡岳记》），是记述南岳山川最早的一本专著。他第一个提出了南岳衡山有七十二峰之说，所谓“衡山周回八百里，上如车盖及横轭之形，山有七十二峰，回雁为首，岳麓为足”。

据南宋陈田夫《南岳总胜集》载，徐灵期“采访山洞岩谷，作《衡岳记》，叙其洞府灵异。言紫盖、云密二峰，皆高五千余丈，而云密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碑下有石坛，流水萦之，最为胜绝。”可见，徐灵期是见到了南岳瑰宝“禹碑”的，并有蝌蚪文字之明确记载。他居南岳长达15年，对于衡山的景物可以说是了然于心。

徐灵期还扩建了招仙观。唐李冲昭《南岳小录》云：“招仙观，按旧碑文曰：‘肇基刘宋，分宇萧齐。’又《别传》，晋咸亨（按：应是咸和）间，徐真人建置。”

宋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赐号“明真洞微真人”。是“南岳道教九仙”中对地方文化贡献最大的人。

“我今只忆徐灵期，嗽炼华池灌玉芝。”宋代道教

传说他有役使虎豹、制服山妖的法术，故能穷幽探险。南朝宋元徽二年（474年）九月九日于上清宫升举。

据说，北京图书馆曾有徐灵期的《衡岳记》孤本，但现已不存。从许多历史资料对该书的一些引述，它的确是记述南岳山川的最早一本专志。

据传，徐灵期在岳期间，重建了衡岳观。唐李冲昭《南岳小录》记载，衡岳观，在华盖峰下。（按：旧碑，晋太康八年（287年）始建）徐真人灵期、邓真人郁之建置。

徐灵期还扩建了招仙观。唐李冲昭《南岳小录》云：“招仙观，按旧碑文曰：‘肇基刘宋，分宇萧齐。’又《别传》，晋咸亨（按：应是咸和）间，徐真人建置。”

宋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赐号“明真洞微真人”。是“南岳道教九仙”中对地方文化贡献最大的人。

“我今只忆徐灵期，嗽炼华池灌玉芝。”宋代道教

金丹派南京的创始人、“南京五祖”之一的白玉蟾（1134—1229年），对徐灵期和南岳“九仙”赞赏有加。其作有《南岳九真歌·题寿冲和阁》诗云：

笑携魏王大瓠落，往观洞庭张帝乐。

醉騎八风访广漠，九天之上无南岳。

我寻九真消冥寞，乱云深中涌楼阁。玉帝苦诏陈兴明，双童前吹紫鸾笙。尹君道全勝后尘，先殿后卫森火铃。皓首惠度其姓陈，却立虹桥叫霜鷗。施友粲然索天笑，露冷松寒月华皎。无人为呼张法要，万山猿啼夜虎啸。张复有若如珍少，炼得身形成鹤瘦。我今只忆徐灵期，嗽炼华池灌玉芝。天柱峰头凤邓郎，旦旦黄芽洞白龟。玉仙灵與昔无期，想跨九凤衣羽衣。香火在帝去已久，玉笥亦九门亦九。坛上仙翁何仙良，为问渺茫再來否。朝專暮悟恍可到，冷然來此同棲居。

致，从来就是：岳麓、石鼓、白鹿洞。这自然与朱熹相关。

“五书院”之说则是见于南宋吕大中的《宋大事记讲义》：“国家肇造之初……为书院者五，曰嵩阳书院，曰石鼓书院，曰岳麓书院，曰应天府书院，曰白鹿书院……今嵩阳、应天府书院邈不可考，而石鼓书院淳熙中得潘侯畤而复兴，岳麓、白鹿书院又得张、朱二先生主之。”此时宋已南下，北方嵩阳、应天府二书院已经沦为金人所统治，南宋仅存石鼓、岳麓、白鹿洞三书院，故“五书院”不过是“三书院”的扩展罢了。

无论是“三书院”，还是“四书院”“五书院”，越过门户之见，都是南宋书院建设者们树立的榜样和模范，都是当时所认定的宋初天下著名书院。我想石鼓书院有幸列入其中的原因有几个：其一、有811年吕温诗作《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为证，石鼓书院为中国历史上创建的最早书院之一，更为“三四大书院”之最早者。其二、997年，李士真重创书院，宋仁宗于景祐二年赐“石鼓书院”匾额。其三、1173年，范成大作《石鼓书院记》，首提“天下四书院”之说。其四、1187年朱熹作《石鼓书院记》，首提“三书院”。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北宋灭亡，宋南下后，五岳中嵩山、泰山、华山、恒山沦陷，独留下南岳衡山，而在南岳范围内的石鼓山以其独特的地理和地貌，给诗人学者们留下深刻印象。那“两江流水抱孤岑”的奇崛突兀，那“仙洞危楼半出林”的神秘深邃，那山势之雄峻，水色之秀美，都为天下名山胜水之不可多得。

石鼓区书院列入“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实至名归。

风雅石鼓

石鼓书院何以列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

■刘洁

已经没有这个景象了，我们只能凭想像了。

这首诗有山水之美，又有人文之盛。前四句写山水，后四句写人文。“俎豆弥天肃，衣冠盛事多。地灵钟杰俊，宁但拾儒科。”“俎”与“豆”都是祭祀时的礼器。书院除了教学、藏书，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祭祀。范成大在《石鼓书院记》中说，他的兄长在衡阳任衡州常平使时修建了石鼓书院中的武侯祠。这里以祭祀的借代方法，表明武侯祠的肃穆。后面两句表扬石鼓书院人杰地灵，青年才俊之多，并对学子们提出殷切的希望。范成大是当时南宋朝廷重臣，来衡阳前曾出使金国，不辱使命。既然来到了石鼓书院，定是要对学子们讲讲课的吧。

山水诗到南宋时期已经非常成熟了。从这首诗来看，领联和颈联对仗非常工整，写出石鼓的山势之险，波声之大，武侯祠的规制之高，和吊唁的人之多。仅从修辞上就可以看出他用了对仗、夸张、还有借代的方法，技术非常的丰富。不愧于写石鼓山的第一诗作。

范成大所作另一首《合江亭》，更是把石鼓山比喻成春秋勤王的霸主，把蒸、湘二水比作

奔命而来的诸侯，引人入胜。“石鼓郁嵯峨，截然踞沧洲。有如古盟主，勤王会诸侯。蒸湘伯叔国，奠命会葵丘。敢不承载书，戮力朝宗周……我题石鼓诗，愿言续春秋。”

除了作诗，范成大又将其在石鼓书院的见闻记入《揽辔录》中。或许是文字太美，后人将其摘出以《石鼓山记》为名。节选供大家欣赏：

“十四日泊衡州，谒石鼓书院，实州学也。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石鼓，山名也。州北行，冈垄将尽，忽山石一峰起，如大石矶，浸江中。蒸水自邵阳来，绕其左，潇湘自零陵来，绕其右，而皆会于合江亭之前，并为一水以东去。石鼓雄踞要会，大约如春秋霸主，会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国奔命来会，奠命载书，乃同轨以朝宗，盖其形势如此。”

这段文字不仅优美，更重要的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下四大书院”之说。

1179年，吕祖谦作《白鹿洞书院记》中也提有四大书院：“嵩阳、岳麓、睢阳及洞

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此中无石鼓书院。南宋末年的王应麟谈论天下四书院，写了一篇很长的文字，得出结论与此一致。到了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时，有前后二说。卷四十六《学校考》中有“天下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至卷六十三《职官考》的“宋初四书院”则改成白鹿洞、嵩阳、岳麓、应天府了。大概难以取舍，才导致一书二说的矛盾。

在“四大书院”之说盛行之时，还有“三书院”“五书院”的说法。在“三书院”中，石鼓书院从未缺席。最早提出“三书院”的正是南宋倡导书院运动的理学大师朱熹。公元1187年，朱熹为石鼓书院作记，称：“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之后公元1246年，吴泳在《御书宗濂精舍跋记》中称：“臣尝考国朝建立书院隶于今职方者三，潭曰岳麓，衡曰石鼓，南康曰白鹿洞，皆繇上方表敕额，盖所以揭圣范崇道规也。”明确提出“三书院”之说。“三书院”所指高度一